



孙家洲 马利清 / 主编

酒史与酒文化研究

CHINESE LIQUOR: HISTORY & CULTURE

第一辑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孙家洲 马利清 / 主编

酒史与酒文化研究

CHINESE LIQUOR: HISTORY & CULTURE

第一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史与酒文化研究. 第1辑/孙家洲, 马利清主编. —北京: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2. 7
ISBN 978-7-5097-3354-7

I. ①酒… II. ①孙… ②马… III. ①酿酒工业-工业史-
中国-文集 ②酒-文化史-中国-文集 IV. ①F426.82-53
②TS97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4599 号

酒史与酒文化研究 (第一辑)

主 编 / 孙家洲 马利清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

邮政编码 / 100029

责任部门 / 人文分社 (010) 59367215

责任编辑 / 高世瑜 张晓莉

电子信箱 / renwen@ssap.cn

责任校对 / 王翠艳

项目统筹 / 宋月华 张晓莉

责任印制 / 岳 阳

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9

读者服务 / 读者服务中心 (010) 59367028

印 装 /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 / 15.75

版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版

彩插印张 / 0.75

印 次 /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/ 275 千字

书 号 / ISBN 978-7-5097-3354-7

定 价 / 55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酒史与酒文化研究》编委会

主 任 孙家洲

编 委 (以拼音排序)

卜宪群 李华瑞 刘后滨 马利清 孟宪实
荣新江 沈卫荣 宋 超 孙家洲 王子今
魏 坚

《酒史与酒文化研究》专家委员会名录

- 孙家洲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、教授
倪 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、教授
唐 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
国际交流处处长
毛佩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包伟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黄兴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刘后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魏 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、教授
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
沈卫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
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
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
阎步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
徐天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
王晓毅 清华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仲伟民 《清华大学学报》副主编
晁福林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张 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李华瑞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刘乐贤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
任士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副主任、教授

白云翔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
葛承雍 文物出版社总编辑、教授
楼 劲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科研处处长
卜宪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
刘绍刚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
宋 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《历史研究》编辑部编审
于江山 中国管理科学院国学与管理研究所所长
王金岭 三略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
马利清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

代 序

“报答春光知有处， 应须美酒送生涯”

孙家洲

酒史与酒文化，在我国，有着悠久的传统、丰富的内涵。

从历史学的视角，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，包括历史学、考古学、古代文学、文化人类学、宗教学、养生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与研究方法，全面认识和深入诠释酒史与酒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，有大量的工作可做，而且可以开拓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。

一 酒文化在华夏文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

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 8000 多年地层所出土的盛酒实物，证明了我国的酒史与华夏文明的形成史同样久远。它远比上古传说中“仪狄作酒”、“杜康造酒”的年代更为久远。

在早期文明形态之下，酒曾经是沟通人神两界的桥梁与法器。

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之中，酒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。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酒文化在礼制体系中的特殊地位。

宋代人朱肱在其《酒经》中论及酒的重要作用：“大哉，酒之于世也！礼天地、事鬼神、射乡之饮、鹿鸣之歌，宾主百拜、左右秩秩，上至缙绅，下逮闾里，诗人墨客、渔夫樵妇，无一可以缺此。”^① 所论固然涉及酒与社

^① 朱肱：《酒经》卷上。



会各界的关系，但是前列数项，均可视为礼制文化的范畴。

在先秦礼制社会中，贵族成员的饮酒，有严格的制度规定。如：“君若赐之爵，则越席再拜稽首受……君子之饮酒也，受一爵而色洒如也；二爵而言言斯，礼已；三爵而油油。”^① 这里强调的是，连饮三爵的全过程都是庄严肃穆的。

《文物》2009年第6期刊载了介绍清华大学新获先秦竹简的文章。其中引用了周武王致毕公的诗：“乐乐旨酒，宴以二公。任仁兄弟，庶民合同。方庄方武，穆穆克邦。嘉爵速饮，后爵乃从。”使得我们可以了解西周初年高层贵族饮酒的礼仪文化。

因此，饮酒之时，一定要谦让守礼，就成为对贵族——君子的基本要求。这就是《诗经》中所说的“兕觥其觶，旨酒思柔。彼交匪敖，万福来求”。^②

当然，在实际的饮酒过程之中，饮酒过量，甚至于在酒酣之后举止失态，也是常见的真实场景。《诗经·宾之初筵》就如实记载了贵族饮宴时，宾主由酒宴初开时的彬彬有礼到酒酣耳热之后的大呼小叫。诗篇中充满了生活气息：

宾之初筵，温温其恭。
其未醉止，威仪反反。
曰既醉止，威仪幡幡。
舍其坐迁，屡舞仙仙。
其未醉止，威仪抑抑。
曰既醉止，威仪怱怱。
是曰既醉，不知其秩。
宾既醉止，载号载呶。
乱我笏豆，屡舞僛僛。
是曰既醉，不知其邮。
侧弁之俄，屡舞傴傴。
既醉而出，并受其福。

① 《礼记·玉藻》。

② 《诗经·小雅·桑扈》。



醉而不出，是谓伐德。
 饮酒孔嘉，维其令仪。
 凡此饮酒，或醉或否。
 既立之监，或佐之史。
 彼醉不臧，不醉反耻。^①

在《诗经》中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描写醉酒的诗篇。如：“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。君子万年，介尔景福。”^② “尔酒既清，尔殽既馨。公尸燕饮，福禄来成。……旨酒欣欣，燔炙芬芬。公尸燕饮，无有后艰。”^③

“乡饮酒”之礼，是我国古代的“九礼”之一。^④《礼记》中有《乡饮酒义》一篇，具体记载了“乡饮酒”礼的礼仪与程式。“乡饮酒之义，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，三揖而后至阶，三让而后升，所以致尊让也。”^⑤在礼制传统中，“乡饮酒”强化的是长幼尊卑的等级秩序和等级观念。“乡饮酒之礼者，所以明长幼之序也。”^⑥“乡饮酒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失，而争斗之狱繁矣。”^⑦“凡斗辨生于相侵陵也，相侵陵生于长幼无序，而教以敬让也；故有斗辨之狱，则饰乡饮酒之礼也。”^⑧正是由于这个基本的礼仪规定，我们看到古代礼书中的“投壶”之礼，施行于“旨酒嘉肴”纷呈的饮宴场所，但是，它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均有严格的礼仪规定。“投壶之礼，主人奉矢，司射奉中，使人执壶。主人请曰：‘某有枉矢哨壶，请以乐宾。’宾曰：‘子有旨酒嘉肴，某既赐矣。又重以乐，敢辞。’主人曰：‘枉矢哨壶，不足辞也。敢固以请。’”^⑨

历代深明治道的政治家、思想家，对包括乡饮酒礼在内的“礼文化”的政治功能，洞悉无遗。东汉明帝永平二年（59年）三月，“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、五更于辟雍。行大射之礼。郡、县、道行乡饮酒于学校，皆祀圣师

① 《诗经·小雅·宾之初筵》。

② 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。

③ 《诗经·大雅·凫鹥》。

④ “冠、昏、朝、聘、丧、祭、宾主、乡饮酒、军旅，此之谓九礼也。”（《大戴礼记·本命》）

⑤ 《礼记·乡饮酒义》。

⑥ 《礼记·射义》。

⑦ 《礼记·经解》。

⑧ 《大戴礼记·盛德》。

⑨ 《礼记·投壶》。《大戴礼记·投壶》也有相同记载。



周公、孔子。”李贤注引郑玄注《乡饮酒礼》曰：“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，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，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，以正齿位之礼。凡乡党饮酒，必于民聚之时，欲其见化知尚贤尊长也。”^①上至高层贵族，下及乡民百姓，乡饮酒之礼，均可收到强化等级秩序、改善人事氛围的作用。饮酒之事，如仪如礼，确实有大学问、大文化。

仅就以上所述，说酒文化是礼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当无疑义。

二 酒文化在古代政治史上闪耀着独特光彩

对于酒与酒文化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，我们应该给予高度的关注和评价。“酒”字，在“前四史”中出现了1700多次。

饮酒与政治人物、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记载，不计其数。仅举几个著名典故为例加以说明。

汉高祖刘邦在起兵反秦之前，先有“斩蛇”的豪举。而他的斩蛇，就是以酒后胆壮为背景的：“高祖被酒，夜径泽中，令一人行前。行前者还报曰：‘前有大蛇当径，愿还。’高祖醉，曰：‘壮士行，何畏！’乃前，拔剑斩蛇。蛇分为两，道开。行数里，醉，因卧。”^②这是何等传神的历史传奇。

刘邦称帝之后，“群臣饮酒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”，引起了刘邦的忧虑与不安。叔孙通自请率弟子共起朝仪。在朝仪之中，就有关于在朝堂之上饮酒的礼仪规定，时称“法酒”、“酒令法”。实行的结果是“竟朝置酒，无敢喧哗失礼者。于是高帝曰：‘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。’”^③这里反映的是喝酒的礼仪规定及其在政治中的运用。

刘邦晚年最得意之事，就是他在平定英布之叛后，返回故乡，与旧时乡亲纵酒高歌，并且留下了他唯一的诗篇《大风歌》：“高祖还归，过沛，留。置酒沛宫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，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。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：‘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’令儿皆和习之。高祖乃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。谓沛父兄曰：‘游子悲故乡。吾虽都关中，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。’”^④此时的刘邦，

① 《后汉书·礼仪志上》李贤注引郑玄注《乡饮酒礼》。

② 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。

③ 《史记》卷九九《叔孙通传》。

④ 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。



真情流露，既有开国皇帝的得意，也颇具人性的光彩。

再联想到：刘邦一度占领项羽的都城彭城之后，“日置酒高会”的张狂；“鸿门宴”上巧借酒宴与项羽虚与委蛇；战事方殷，他拒绝接见“貌类大儒”的酈食其，得知酈生瞋目按剑叱使者，自称“高阳酒徒”，又立即盛情迎客；开国之后与群臣欢饮而有“南宫论功”之举，等等，我们可以说，刘邦的政治生涯始终与酒相关。

刘邦逝世，吕太后当政。她主持饮宴，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。刘章自请曰：“臣，将种也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”吕太后批准了。“酒酣，章进饮歌舞。已而曰：‘请为太后言耕田歌。’”刘章所作“耕田歌”，大出吕太后的意料：“深耕耨种，立苗欲疏；非其种者，鋤而去之。”他的借酒言志、以农事暗喻政治，吕太后当然明白，却只好以默然相待。席间，诸吕有一人醉，逃酒退席，刘章追赶，“拔剑斩之而还，报曰：‘有亡酒一人，臣谨行法斩之。’太后左右皆大惊。业已许其军法，无以罪也。”^①刘章的胆识与智慧，由此酒会而驰名于朝廷。这也是“酒与政治”之一例。

汉初名相曹参是治国高手。他的政治智慧、人生风采，与酒的关系极大。“参代何为汉相国，举事无所变更，一遵萧何约束。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，重厚长者，即召除为丞相史。吏之言文刻深，欲务声名者，辄斥去之。日夜饮醇酒。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，来者皆欲有言。至者，参辄饮以醇酒。间之欲有所言，复饮之，醉而后去，终莫得开说，以为常。相舍后园近吏舍，吏舍日饮歌呼。从吏恶之，无如之何，乃请参游园中，闻吏醉歌呼，从吏幸相国召按之。乃反取酒张坐饮，亦歌呼与相应和。”^②曹参人为相国后的所作所为，是他信奉黄老之学的体现，与他治齐时的“贵清静”有一脉相承之处；但仔细想来，曹参的日饮醇酒，标榜无为，似乎也是一种自保之术。在汉高祖刘邦死后，惠帝受制于吕太后，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；而吕太后对功臣集团素来忌惮，恨不能悉数诛灭而后快。曹参恰恰在此时入朝为相，他本来就受到众多武将的拥戴，自然就成了功臣集团的领袖。吕太后自然也就对他猜忌、防范。以谨慎为自保之术，萧何已经运用到了极致，曹参如果继续沿用，难免有东施效颦之嫌，况且也与曹参的武将本色不符。设身处地为曹参筹划，似乎也只有日饮醇酒、不理政事，才是高明的自

① 《史记》卷五十二《齐悼惠王世家》。

② 《史记》卷五十四《曹相国世家》。



保之道。曹相国的风采睿智，全在饮酒之中。

西汉中期的名臣于定国，官至御史大夫。作为司法长官，他与西汉前期的张释之齐名，朝廷之上有“张释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；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不冤”之说。他的为人特点是“为人谦恭，尤重经术士”。他执法审案的特色是“其决疑平，法务在哀鰥寡，罪疑从轻，加审慎之心”。他性喜饮酒，酒量奇大，而且酒后的工作效率最高，“定国食酒至数石不乱，冬月治请谏，饮酒益精明”。^① 堪称真正的好酒之人。

以上所举事例，仅仅是西汉政治的几个典型片断。就中国古代史的范围而言，酒与政治关系至重的例子，当然应该首推北宋初期的“杯酒释兵权”了。

三 戒酒之约与禁酒之令的文化解读

这是讨论酒文化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。嗜酒、沉湎于酒、纵酒，就存在着走向生活腐败、误事败国的可能，甚至可能导致朝代鼎革、江山易主。历史上许多励精图治的政治家、胸有卓识的思想家，甚至是生活在基层社会却有所成就的普通人，都对饮酒可能误事误人的潜在危险保持着足够的警惕，在不同的范围之内，发布戒酒之约与禁酒之令。对这一历史事实和文化内涵，研究酒文化的人，尤其应该认真对待、严肃诠释。

其实，戒酒之约与禁酒之令，首先来源于历史镜鉴，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，而不是出于个人的饮食习惯、保健意识。真实可信的官方禁酒令，首见于西周初期的《酒诰》，当无疑义。出于“尚古”、“托古”的思维习惯，我们的先哲把“戒酒”、“禁酒”的意识，推到了传说中“酒神”造酒的时代。《战国策》就有如下典故：“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。酒酣，请鲁君举觞。鲁君兴，避席择言曰：‘昔者，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，遂疏仪狄，绝旨酒，曰：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。’”^② 按照这个记载，早在“仪狄作酒”刚刚获得成功时，大禹就预言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”。这当然是神话而非史实。

^① 《汉书》卷七十一《于定国传》。

^② 《战国策》卷二十三《魏策二》“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”条。



西周建国之后，全面总结商纣王亡国的教训，认定纣王沉湎于酒是导致亡国之祸的原因之一，因此，有《酒诰》专令的发布。大政治家周公以诰令的形式，并且借用“文王教”的尊严，约束周人“不腆于酒”。特别是严格限制“群饮”，“群饮，汝勿佚。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”。^①对触犯禁令的“群饮”者，处以诛杀。处罚之严重，触目惊心。这是因为借鉴了商纣王纵酒亡国的历史教训。周公在返政成王之时，告诫年轻的周天子：“呜呼，继自今嗣王，则其无淫于观、于逸、于游、于田，以万民惟正之供……无若殷王受之迷乱，酗于酒德哉！”^②以商纣王为前车之鉴的重点还是不可纵酒乱德。

这些记载表明，早在西周前期，酒文化就与国家政令密切相关。而禁酒令从来源上说，就是西周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行为。

周公的禁酒令，尤其注重对“群饮”的制裁，这一防范之举，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汉代法律就有处罚“无故群饮酒”的规定。汉文帝在即位之初发布的赦令中，有特许天下吏民饮宴五日的内容：“朕初即位，其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酺五日。”文颖注引“汉律，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，罚金四两，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。”^③

商纣王因为喜爱酒色而亡国，作为一种历史鉴戒，被不断传播和放大。如，汉代的皇宫之中，设宴之所的皇帝御座之旁，就有一幅屏风画，内容是“画酺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”。班固的先人班伯参加宫禁之中的宴饮之会，在座的“侍中皆引满举白”，酒意甚浓。皇帝突然指着屏风画询问班伯：“纣为无道，至于是虐？”班伯回答：“《书》云‘乃用妇人之言’，何有踞肆于朝？所谓众恶归之，不如是之甚者也。”上曰：“苟不若此，此图何戒？”班伯对答：“《诗》《书》淫乱之戒，其原皆在于酒。”皇帝喟然叹曰：“吾久不见班生，今日复闻说言！”^④班伯把纵酒说成淫乱的本源，批判可谓犀利。

纵观古人对饮酒之风的批判，主要在于“无节制”，也就是破坏了礼制规范。西汉后期的名臣谷永，借着议论永始元年九月丁巳发生的一次日食，向朝廷发出饮酒无度的政治警告：“谷永以京房《易占》对曰：‘元年九月

① 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卷十六《周书·酒诰》。

② 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卷廿一《周书·无逸》。

③ 《汉书》卷四《文帝纪》。

④ 《汉书》卷一百上《叙传上》。



日蚀，酒亡节之所致也。独使京师知之，四国不见者，若曰，湛湎于酒，君臣不别，祸在内也。’”^①

尽管发出警告的智者历代多有，但是，纵酒而失德失政的君主同样不绝于史。三国时代的孙权不失为英主，但是贪酒害政之事，也是史家引为鉴戒的。张昭正色批判孙权奢酒之事，也就令人敬重不已了。“权于武昌，临钓台饮酒，大醉。权使人以水洒群臣，曰：‘今日酣饮，惟醉堕台中，乃当止耳。’昭正色不言，出外，车中坐。权遣人呼昭还，谓曰：‘为共作乐耳，公何为怒乎？’昭对曰：‘昔纣为糟丘酒池，长夜之饮，当时亦以为乐，不以为恶也。’权默然，有惭色，遂罢酒。”^②

曹操则与孙权明显不同，他远承周公之意，制定了禁酒的政令。为此，名士孔融多次上书驳论，史称“多致侮慢之辞”。孔融与曹操辩论的文书，也值得一观：“酒之为德久矣。古先哲王，类帝禋宗，和神定人，以济万国，非酒莫以也。故天垂酒星之耀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著旨酒之德。尧不千钟，无以建太平。孔非百觚，无以堪上圣。樊哙解卮鸿门，非豕肩钟酒，无以奋其怒。赵之厮养，东迎其王，非引卮酒，无以激其气。高祖非醉斩白蛇，无以畅其灵。景帝非醉幸唐姬，无以开中兴。袁盎非醇醪之力，无以脱其命。定国不酣饮一斛，无以决其法。故酈生以高阳酒徒，著功于汉；屈原不铺醢歃醢，取困于楚。由是观之，酒何负于政哉？”^③

余 论

从历史上来考察，酒与酒文化，在人的精神世界里，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——在各个历史时期，酒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密不可分。酒对名君、名臣、名士、隐士、名僧、名道、名媛的人格铸造、事业成败，都发挥过极大的作用。仅以文学名作直接反映人们的情态心志而言，“酒”字，在《全唐诗》中出现 5814 次、《全宋词》中出现 4892 次；“醉”字，在《全唐诗》中出现 3395 次、《全宋词》中出现 4377 次。其中有多少传诵千古的名言佳句！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，诗仙的豪气、才气，何尝不是与酒气相互依

① 《汉书》卷二十七下之下《五行志下之下》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五十二《吴书·张昭传》。

③ 《后汉书》卷七十《孔融传》注引《孔融集》。



托、相得益彰？杜甫的名句“报答春光知有处，应须美酒送生涯”、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。无不酒香扑鼻！聂夷中的《饮酒乐》：“日月似有事，一夜行一周。草木犹须老，人生得无愁。一饮解百结，再饮破百忧。白发欺贫贱，不入醉人头。我愿东海水，尽向杯中流。安得阮步兵，同入醉乡游。”道出了雅趣和通脱！

再以古典小说而言，哪一部少得了“酒文化”的支撑！关羽、张飞的勇冠三军，无酒不成其威；武松、李逵的豪侠果敢，无酒不成其勇；孙悟空、猪八戒形态各异，无酒不成其趣；史湘云醉眠芍药裯，无酒不成其雅。

所以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研究酒史与酒文化，就是研究古老华夏文明史的一个重要侧面。因此，我们创立“酒史与酒文化研究中心”，就是决心在这一领域，为探讨相关的学术问题、社会问题，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

酒史与酒文化研究

目 录

CONTENTS

代 序 “报答春光知有处，应须美酒送生涯”	孙家洲 / 1
由“清华简”《耆夜》篇看西周酒宴的文化内涵	孙家洲 / 1
古代酒事	王仁湘 / 9
“五粮液”的由来	高大伦 / 47
中国古代酿酒的考古学观察	魏 坚 / 54
中国古代酒与人相关的称谓	王文涛 / 59
从考古发现看中国古酒的起源及其与农业的关系	马利清 / 72
战国秦汉“酒人”略说	王子今 / 80
秦汉“酒徒”散论	王子今 / 89
汉代酒事杂识	彭 卫 / 106
略说汉匈交往中的“麴酒”	宋 超 / 120
马王堆简牍帛书中的酒与养生	刘绍刚 / 129
西汉“酒张”瓦考	熊 龙 / 134
鄯善佛教与酒文化探秘	陈晓露 / 143
“胡人岁献葡萄酒”的艺术考古与文物印证	葛承雍 / 153
酒与宋代社会	李华瑞 / 177
龙茶与羔酒，得失不足评	包伟民 / 195
元上都酒俗小考	李冀洁 / 207
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	牛贯杰 / 211
西凤酒的历史与企业文化	丁济民 / 224

由“清华简”《耆夜》篇 看西周酒宴的文化内涵*

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孙家洲

清华大学入藏重要战国竹简的消息一经披露，学术界就极为关注。随着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^①的出版，学术研究更向纵深展开^②。其中《耆夜》一篇，因为涉及众多高规格人物、关涉商周鼎革的重大事件，成为近期的研究热点之一。

《耆夜》的内容，整理者有言简意赅的说明：“《耆夜》简共十四支，简长四十五厘米，其中四支有残缺。……第十四号简背有篇题‘郕夜’二字，系篇题。‘郕’古书作‘黎’或‘耆’等，‘夜’通‘舍’或‘寀’。简文讲述武王八年伐黎大胜之后，在文王太室宗庙举行饮至典礼，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情事。‘郕夜’就是伐黎后舍爵饮酒的意思，正是简文内容的概括。其中周公作歌一终曰《蟋蟀》，与《诗·蟋蟀》有密切关系，可以对比研究，弥足珍贵。”^③

关于《耆夜》的研究状况，我大致梳理了一下，除去李学勤先生的系

* 本文研究获得中国人民大学“985工程”三期项目经费资助。

①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，一函两册线装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，2010。

② 研究成果众多，择要如下：《中国史研究》2011年第1期特设专栏，集中刊发了一组七篇有关“清华简”的研究文章；《简帛论坛》在“古史新探”栏目之下，开辟了《“清华简”研究论作转帖区》，把相关研究成果及时地转录其中，嘉惠学界，功不可没。刘光胜《清华简〈耆夜〉考论》一文（载《中州学刊》2011年第1期），对于《耆夜》所涉及的几个问题都有探讨，值得特别关注。

③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，2010，第149页。